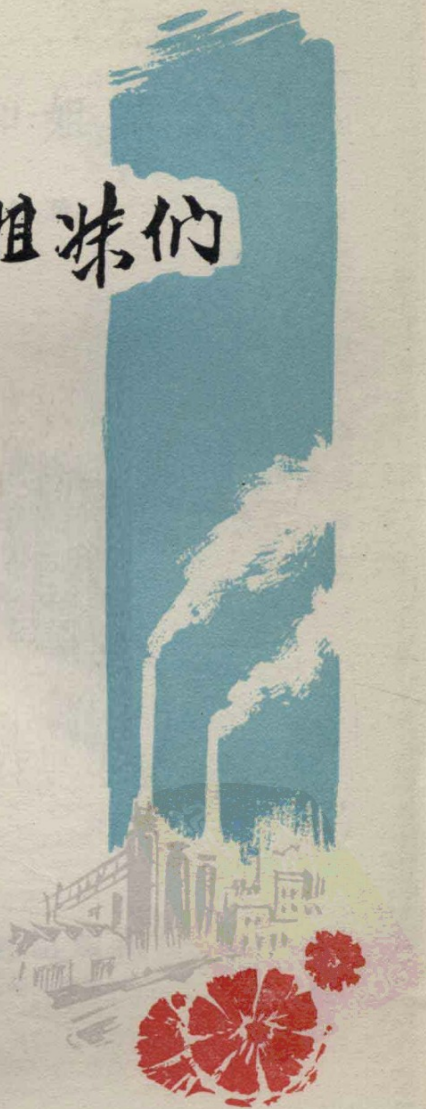


王秀兰和姐妹们

于 敏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王秀兰和姐妹们

于 敏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沈阳

目 录

一 引 子.....	1
二 苦 水.....	5
三 死 生.....	12
四 空欢喜.....	21
五 解 放.....	26
六 代 表.....	34
七 新 生.....	44
八 考 验.....	52
九 为群众.....	59
十 悲 痛.....	69
十一 幸 福.....	76
十二 为后代.....	87
十三 大变化.....	94
十四 还 乡.....	106
十五 向太阳.....	113
十六 深 情.....	121
十七 结 语.....	128
再版后记.....	135

一 引 子

鞍山铁西区的尽西头，有一条共和街，一色是简易的平房，有红砖墙的，也有白粉墙的。在一家平房里，住着一个妇女，名叫王秀兰，是第七居民委员会的主任。她四十来岁年纪，饱经风霜的脸相。看她那圆圆的脸盘，细细的眉毛，双眼皮大眼睛，知道她原来是个挺端庄的媳妇。她一早起来，迈出门坎就是一天，跑的是百家子门儿，办的是为大家服务的事儿，累的是自己的两条腿儿。旧社会有句话，道是“人过了三十，草过了天赦”，意思是说，快要枯黄了，不中用了。不中用的是这句泄气的话！王秀兰是越跑越有劲，越跑越年轻。她心里好象生了个太阳，热烘烘的一团，是一把烧也烧不完的火。

街道上有個民办的幼儿园。王秀兰忙掉了魂，每天也忘不了来一趟。她轻轻推开栅栏门，脸上登时堆满了笑。这是个大院子，周围圈起淡蓝色的木栏杆。三百多个孩子正排成方队，在一个短发姑娘的指挥下唱歌。童音又尖又细，飘在空中，不太入调，可是很迷人。她靠在栏杆上，眯起眼睛听着，这当儿常常想起自己的童年。这样的福气她小时候一点

也没有。那时的情景好象水里的影子，蒙蒙胧胧地记不清了，记得的只是一个苦字。

孩子们唱完歌，转脸见了秀兰，忽拉一声散了，象飞奔的小马群似的跑过来，把她团团围在核心。

“王妈妈！”

“王妈妈！”

“王妈妈！”

他们大喊大叫，嗓门一个赛过一个，都伸出小手，想把王妈妈的手抓住。秀兰喜的龇着牙，蹲在孩子堆里，伸出两只胳膊，把几个小孩揽在自己怀里。孩子们扑到她的肩上、腿上，十几条小胳膊一齐搂住她的脖子。嗨，她登时变成个子孙娘娘。这么闹嚷嚷，这么乱喳喳，可又是这么热烘烘。秀兰给这些小身子一烧，她的心软了、化了，脸上笑着，可是眼眶里发潮了。这是幸福的眼泪。孩子们都爱王妈妈，见了她就缠住不放。要是他们的小天地里闹了纠纷，大家就说：“等王妈妈来评个理好啦。”王妈妈说的话谁都听。在小小的心眼里，王妈妈最公平，最讲理，也最有威信。

这个幼儿园一共只有四间平房，前边是个大院落，周围是木栏杆，溜边种了小槐树，嫩绿的叶儿，托出一球球白花，散出酸丝丝的香味儿。别瞧它简陋，它的背景可雄壮得很哩。那是鞍钢，祖国钢铁的心脏。晴天的日子，大高炉、大烟囱浴在金色的阳光里。下雨的时候，云烟蒸腾，你可从来没见过这么雄伟的水墨画。夜里红光腾上天空，很久也不

消散。请问，普天之下，有几个这样的幼儿园？

你要是来到共和街，当心可别大声喧哗。要不，妇女一定出来劝你：“唏，同志，轻点，工友在睡觉！”工友睡觉，这可是件大事。他们要睡好、吃好，养好精力，又去投入夺钢大战，这和六亿人的幸福有很大关系。为了工友不受吵闹，也为了带好孩子，妇女们自己办成了幼儿园。她们决心不花国家的钱，要用自己的双手平地起家。她们懂得，多为国家节省一分，就能用到急需的事业上去。这不是崇高的思想么？对呀，妇女心里有了党，照党的话办事，起来解放自己，有了共产主义的目的，也就有了崇高的思想，生出无穷的力量。

秀兰和孩子们亲热了一会，赶紧来到平房里。家俱都还没有做好，屋子里差不多是空的。她看见小凳上坐着两个妇女，其中一个是新娘子，每人把一个睡了的小孩搂在怀里。木匠叔叔还没打好小床。谁要是玩困了，就躺在阿姨怀里睡一会儿。秀兰每次来检查工作，心里都很感动。幼儿园刚刚创办，只发给工作人员一点生活费，还没有薪金。教养员都是二十左右的姑娘，不为银钱，不为名誉，一心一意在抚养后一代人。新娘子烫了头发，脸上扑了粉，点了胭脂，上身是墨绿的起花缎棉袄，下身是藏青的毛呢裤子，浅脸的黑皮鞋，桃红的袜子。她一身新，却抱着别人家滚了一身土的孩子，象自己的一样。她不怕脏么，不怕累么？她不怕，只想把孩子照看好。从打盘古开天辟地，哪里见过这样的事儿？

解放十年，这条街道变化很大。破衣烂衫的人不见了，光腚一身泥的小孩子没有了，臭气熏天的水洼子填平了，垃圾山清除了。家家户户，内外整洁，街前街后，种了小树。春夏之间，绿树成荫，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，妇女们常常集合在树下开会。清洁卫生，扫除文盲，节约粮食水电，小组互助，办街道工厂，支援鞍钢生产，学习毛主席著作——哎哟哟，这些会一口气也说不完。都是妇女的切身事儿，也都是国家大事。这还用解释么？在咱们国家里，天大的事就是人民今天和明天的利益。要问妇女的生活怎样，这就是她们的生活！她们不愁吃了，不愁穿了，不为柴米油盐唉声叹气了。她们一心一意要成为有文化的、有思想的、有独立能力的妇女，新型的妇女。街道周围盖起了一幢幢四层红楼，是学校 and 集体宿舍。远远一看，小平房好比一层层浪头，大高楼就好象大轮船。到了晚上，电灯一亮，家家户户打开收音机，北京的话儿就在街上飞来飞去。

这些变化都很明显。你背着手前后街一串，就能看明白。随着生活的改变，人的思想意识变了，精神面貌变了，社会风习变了，人和人的关系变了。可是她们并不满足。她们有了社会主义，还要共产主义。她们信靠党，信靠自己的阶级，信靠自己的双手。她们从不识字的、受尽了屈辱的、不知道活着为什么的人，一变而为有文化的、有崇高思想的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，阶级的战士，真真正正的妇女。

现在就以王秀兰为中心，讲讲这些女人的故事。

二 苦 水

春天起硷一片忙，
夏天播种心发慌，
秋天水淹白茫茫，
冬天逃荒好凄凉。

这首民歌流传在河南北部，王秀兰的家乡。在地主资本家统治的年代里，这是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。这一带又怕旱，又怕涝，大雨大灾，小雨小灾，无雨旱灾，外加一条无情的黄河，三年两头冲开堤坝，把什么都卷在滚滚的黄水里。她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佃农，流尽自己的血汗，莳弄地主的土地。碰到风调雨顺的年景，至多能分到三、五斗粮米，只够一家人吃三个月。另外九个月，一家只得把肠子挽紧，想出种种办法，把性命苟延下去。道是人命如线，这话不假。

她的家乡都是盐硷地，照当地老农的说法，是“种一个葫芦赔两个瓢”。一马平川的地方，望去一眼霜白，风起处漫天黄土，柳条子索索地抖动。真个是荒凉呀！秋天，大雁南飞，到这一带无法落脚，又扑着翅子腾空而去，发出啾啾

的哀鸣，连它们也为这里的人害愁哩。农民把混着泥土的白霜刮起来，加水过滤，熬成结晶的小粒子，叫做小盐。也有在沙窝里种柳条子，砍下来编成箩筐，送到集市上发售的。妇女们就纺棉花，三天三夜能纺成一斤线，挣的钱顶多买一斤豆子。这么说，活路不是不少么？你哪里知道，那正是军阀混战的年代。她家正当平汉路左侧，正是“中原逐鹿”的地方，兵家必争之地。要伏、要丁、要粮、要钱，地主加租，衙门加税，凑在一起就是要命。又有一首民歌为证：

烧一辈子砖瓦窑，

住一辈子烂草房。

熬一辈子小盐，

喝一辈子淡汤。

碾米的只能吃糠，

磨粉的只能喝浆，

织布人穿不上棉衣裳。

王秀兰生长在这地方，四、五岁的时候，已经得象大人一样白黑操劳了。她家住着三间小屋，墙是用土堆的，顶是用麦秆草茸的。一刮大风，得赶紧用石头压，要不就揭了盖子。下雨的时候，外边晴了，里边还淅淅沥沥地滴水哩。没有床也没有炕。用高粱秆拦起一个框框，里边铺上草，活象是个牛圈。早晨起来，得先摘去头上的草。她每天挎个柳条筐，出去挖野菜、捡豆子。临出门的时候，总是先扒着门缝



瞅瞅，见没有人，就一支箭似地蹿出去，很怕碰见邻家的小姑娘。身上的破衣服，脚上的烂鞋子，都是讨来的。人家小姑娘见了，就拿指头划她：“好不害羞的，穿我的衣服！”

春天二、三月，地里生出野蒿子、回回菜、枪头菜，秀兰家有饭吃了。把野菜挖回来，煮成菜团，毛毛刺儿直扎嗓子，咽一口就是一泡眼泪。野菜老了，树叶子也就长出来了。谁要是不知道树叶子的味道，可以去问秀兰。柳叶、杨叶、槐叶、榆叶、椿叶，没有一种树叶她没有尝过。大麻子叶挺好吃，地瓜叶子是上等饭，芝麻叶还有股子香味呢，可就是很少；棉花叶子苦涩，可多的是。爷爷每年种完了地，就出去打小工，挣了钱买几升豆子。爷爷不舍得吃豆子，从菜团子里挑出来，让给兰儿；兰儿也不舍得吃，又拿它孝敬妈妈。

虽说穷日子难熬，三百六十天也是一年。有钱人家辞灶了，鞭炮卡卡地响，秀兰家还是冷屋冷灶，没一丝热乎气儿。瞧人家的女孩儿，花棉袄，新鞋子，头上扎着鲜红的绒头绳，乐的齁着牙笑。秀兰说：“娘呀，我也不要衣，也不要鞋，有根红头绳就够啦。”娘听了心酸掉泪，偷偷剪下一绺头发，货郎担上换了一点颜色，用自纺的白线给女儿染了几尺红头绳。

小孩子容易满足，一心等着过年，精神的丰富补足了物质的穷困。地主家过了腊八就磨面，蒸二斤一个的大馒头，点上红双喜字儿，又杀猪宰鸡，办祭祖的菜，香味从高高的

围墙里飘出来。秀兰家到除夕还揭不开锅呢。舅舅送来一升高粱，远房叔叔送来一升黄豆。连忙磨碎了高粱，捣烂了黄豆，用高粱面包黄豆馅，也叫做饺子，可是下在锅里漂不起来，吃在嘴里石头似的杠牙。天一黑娘就睡了。一根苦肠子，没有一丝甜味儿，睡着比醒着好受。秀兰可不睡，她兴致高，她要守岁。听着外边劈劈啪啪的鞭炮，小小的心里幻想了些什么，她记不清了。大年初一，太阳照红了窗户纸，娘也不肯起来。三百六十天苦日子又摆在头前，多挨一会儿是一会儿。秀兰推开门，看见可街是碎炮仗纸。她满心欢喜地跳出去，也不怕邻家的小姑娘了。她头上早扎上了红头绳，早在水缸边歪着头照了个够。她用蹦蹦跳跳的心迎接这新的一年。

这一年黄河决了口子，黄水滚滚而来，好象咆哮的野兽。吞掉了多少人，冲垮了多少房子，谁也没计算过。这是常有的灾祸，要计算也计算不了啊。

水退了以后，在水漫地里种下小麦，想不到是一年大丰收。麦浪迎风起伏，黄拉拉地不见边儿，顺风吹来扑鼻的香味。一家人早掰着指头算了细账，任他地主克扣，顶少也得分给三石麦子。一年的食粮不愁了，还可以变卖一点，大人孩子添几件衣裳。秀兰也想好了，要一件花布衫，一件散腿的月蓝布裤子，别的指望她也没有了。一家人心里快乐，身上也都有了劲儿，好象浇了三伏雨的庄稼。

爸爸天天坐在地头上看麦子，喜滋滋地闻着麦子的香

味，单等割麦打场，推磨拉碾，蒸大馒头了。田埂上来了地主的儿子李四，手拿宝盒子，故意摇得哗哗地响。宝盒子是一种赌具，现在的年轻人未必见过。当下李四说：“傻坐在这里瞪眼呀，这多没意思，来，咱们玩一和。”

年轻人好胜，心想捞他几个钱也不错。他想错了。那些地头蛇最猾最毒，实心眼的庄稼人怎能玩过他。他先给你一点甜头，引你上钩，其实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不怀好心的。不出一个时辰，三石没到手的麦子全赔上还不够呢。

秋收以后，地主的家丁下来讨赌账了，做威做势，麦子没留下一粒，还把姑妈家的小牛犊也牵了去。

爷爷气炸了肺，抄起一根枣木棍子就往儿子身上抡。老人一行是骂，一行是泪。这是活命的口粮呀，一阵风不见了，连个响声都没听见。日子可怎么过啊！他恨是恨的地主，打是打的自己的亲骨肉。爸爸溜了，藏了起来，他没脸见一家老小了。过了一个月，舅舅把他找回家来。

这时全家只有硷地的草根好吃。秀兰直到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，娘饿的两腿打晃，两眼发花，头上的虚汗有豆粒那么大。她跟娘出去捡柴，回来看见一伙人围在院子里。爸爸躺在地上，已经吊死了。爷爷六十多岁的人，老年丧子，把自己的胸膛都撕碎了，拿头往墙上撞，撞得满脸是血，幸亏四邻八舍把他拉住，才留下一条老命。娘呼天抢地，哭得晕了过去。秀兰从这时就成了孤儿。

寡妇带上孤儿，拄上一根棍子，出门讨饭去了。有熟人

的村子不好意思去；人穷志不穷，堂堂正正的庄稼人，熟人面前开不了口。只得跑出二十里地，找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。富户人家都养着大狗，有小牛那么大，龇着牙象狼。后来很长一个时期，秀兰听见狗叫就心跳；她小时候吓破了胆。

三 死 生

谁能想到，一个黄毛小丫头出挑成大姑娘，鲜绿的水葱一般。从小忍饥受寒，她能不瘦格棱棱的么？可青春就是美，到了成熟的时候，象那挡不住的水，处处流露出来。秀兰黑乎乎的红脸，圆圆的脸盘，眼神儿又精明，又柔和，显出天生的淳朴。漆黑的头发，乌黑的眼珠，照家乡的说法，是个黑俊。

爱美是姑娘的天性，宁肯饿三天肚子，也得省下几文钱，货郎担上买几络彩线，给自己的鞋子扎上朵花儿。可是她一双天足，当时说不尽受了多少奚落。她二大爷说：“小兰，你啊，瞧你两只大脚，谁能要你？你二月里嫁出去能活三个月，十月里嫁出去连两个月也活不了。人家生打也能把你打死。”女人的命运要由一双脚来决定，现在的姑娘一定很难理解。那时候，女人不缠脚就算个怪物。爷爷可是个开明派。他说：“别听那些蝥蝥叫！没有要的怕啥？我当小子养着你，我正好还缺个孙子呢。”

话是这么说，大脚可不好穿绣花鞋。富家的姑娘早都缠了小脚，走路扶着墙根，腰肢扭搭扭搭的。当时就有人爱看

这样子，你说这不是邪门么？姑娘们都笑王秀兰，背后喊喳她，约定了谁也不帮她剪绣花样子。“小样吧，穷骨头，大脚丫，还想穿绣花鞋，配么？”秀兰知道了，心里说：“好吧，看谁能难住谁！”从此立了志气，自己拿起剪子，不出三个月，成了剪纸花的巧手。什么“梅开五福”、“丁香结子”、“玉堂富贵”、“喜鹊登枝”，几十种花色，剪的时候连描都不用描。有志者事竟成，她就是这么一种性格。满村里的穷姐妹都来求秀兰，她是有求必应。她要让穷姐妹都穿一双自剪自绣的鞋子，羞羞那些富户的小姐，看她们服不服输。

日子可是一天天更难了。兵荒马乱，水旱荒年，早已记不得经历了几次。小时候只知道苦，如今年华二八，也知道愁了，整天价紧锁着双眉，没有一丝笑容。年年月月是这啼饥号寒、担惊受怕的日子，熬到哪一步是个头？真是问天天不语，问地地不灵。

可巧三年不下雨，大毒太阳烤得地上都裂了口子。那时候人们还迷信，请了道士摆坛求雨，雨星也没落下一个。人们火辣辣地望着天，早晨迎一个赤红的太阳上来，晚上又送一个赤红的太阳下去。平原地方眼界宽，站在村头一望，远远近近的树木都枯死了，发绿的草芽也没有一根。人们走的走了，散的散了，死的死了。乌鸦也饿红了眼，成群在头上飞，见了人哇哇地想扑下来。这年又赶上西北军打亳州，大兵过去，剩下一个光字，烧杀掳掠之外，还带一个奸字。

家家户户，凡有大姑娘的都慌了神儿。有主的急忙办喜事，没主的急忙找婆家。秀兰没有想到，这场灾难也影响到她的命运。

原来她三岁上订给冯家。腿还站不稳呢，倒有了对象。你说旧社会这一套多么可恨！冯家早要讨去当童养媳，三番五次托人来说，娘却死也不放。娘自己就是个童养媳，从小受尽了苦处，怎舍得这块心头肉也走这条道儿。如今姑娘十七了，碰上这年景，只得下狠心嫁出去。秀兰心里明白，怕娘难受，白天照样操劳，夜里偷偷抹泪，越哭越伤心。那人是个啥样儿？见都没见一面，就要跟他过一辈子？那婆婆是个啥样儿？眼睛里能揉下这粒沙子么？听见娘睡不着，又翻身，又叹气，心里更象刀扎一样。心呀，心呀，你变成石头不好么？那不就不会痛了吗？

那时候，妇女根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。任你哭干了眼泪，痛断了肠子，有什么用？王秀兰出嫁了。

人家哪里是讨媳妇，讨的是个劳动力，是个会说话的牲口。三星晌午睡下，鸡叫头遍起身，整天忙不完的活儿，只恨爹娘少生了一双手。她一顿只有一碗稀粥，肠子里整天咕噜咕噜唱曲儿。天黑了，婆婆照例给四两棉花，要睡觉以前纺出来，可又不许点灯。她坐在灶房里，棉花车子转，她眼睛里的天地也转；棉花车子嗡嗡地叫，她脑子里也嗡嗡地叫。屋里漆黑，屋外也漆黑，满眼黑暗里只听得汪汪的狗叫。肚子是空的，骨节是酸痛的，满心凄凉里只觉得手脚冰